

「啊，已說了不少了，就此終止吧。可是安利柯，我有一件東西想給你。待你要回到家裏去的時候給你吧。那是我所寫的東西。

「我啊，我把自己多年經驗寫下了，預備等兒子大了給他讀的。可是我還沒有兒子，妻就死去了。我現在就把爲兒子寫下的東西，來送給你吧。一向好好地藏在抽屜裏呢。這稿本一定可供你作參考吧。一讀原就明白，將來到要決定職業的時候，請給我回頭再去讀一遍。」

「舅父，請把這稿本給我。我已把我的見解改變了，很想讀了這稿本獲得健全的見解。」安利柯說。

第十六

一書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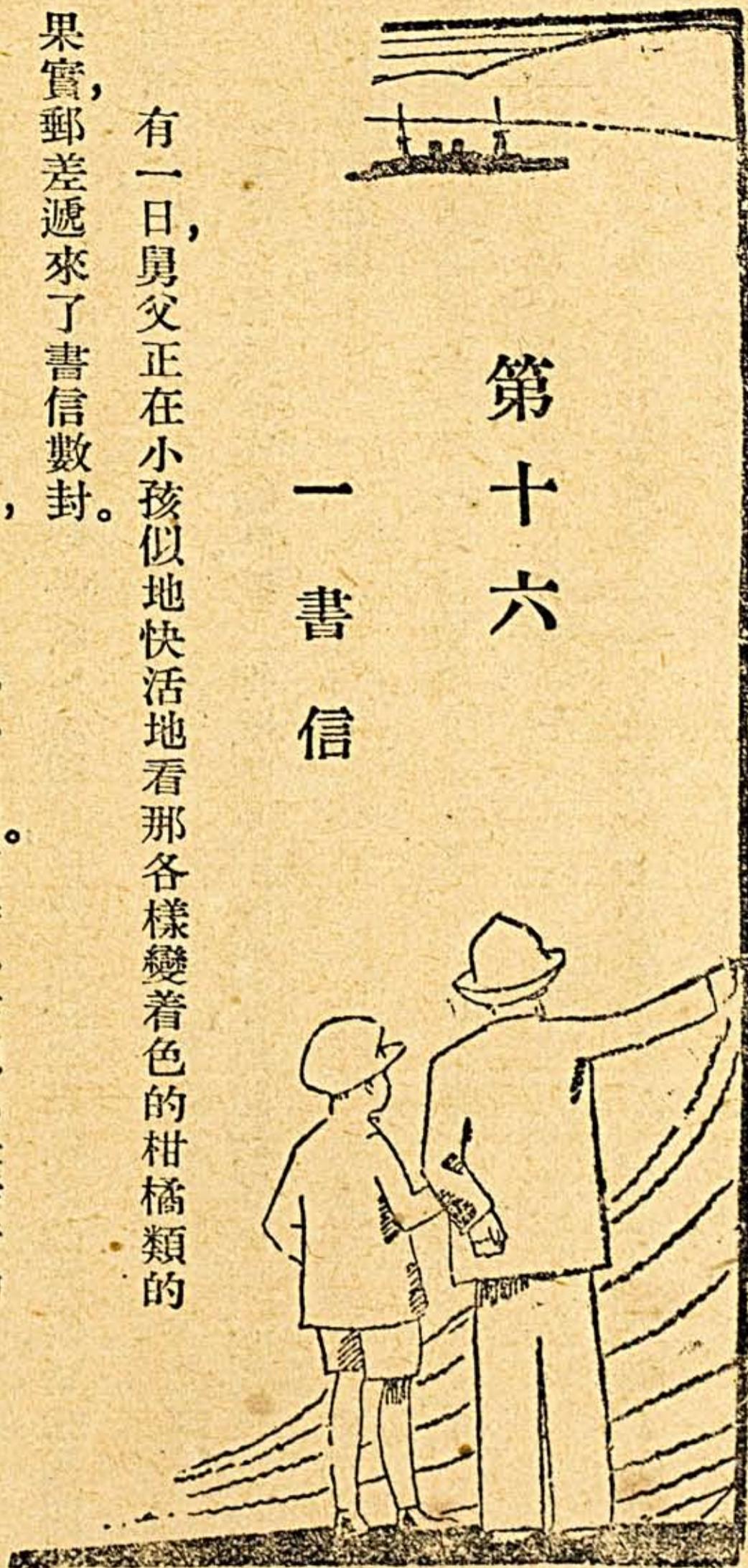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日，舅父正在小孩似地快活地看那各樣變着色的柑橘類的果實，郵差遞來了書信數封。

舅父坐在樹下的石上，把書信一一開閱。頓時小孩似地快活着的

舅父的臉色轉成憂愁，老衰的臉面愈加老衰了。

舅父把讀過的書信藏入衣袋，寂寞地在庭間步着，既而又無力似地回到原處，坐在

檸檬樹下，寂然不動。



時候已快正午了。舅父不知在想着甚麼，只是默然地低着頭。

安利柯想引誘舅父快樂，微笑地走近前去。

「舅父，午後去散散步好嗎？」

「唔，唔，唔……」舅父發出顫動的語聲，只是用了不快的眼光向安利柯注視。

「舅父，甚麼了？」安利柯親切地試問。

「唔，唔……」舅父只是這樣說，好像很是傷感的樣兒。安利柯不知道舅父爲甚麼如此悲哀，天真爛漫的再試誘說：「舅父，已正午了，喫了午餐就散步吧。」

舅父這纔略舒了神情。「唔，唔，好。但怎麼好呢？我想倒不如明日與你同到賽爾拉散步半日。」說着立起身來，深深地歎息。

「……啊。秋天了，已到了深秋了！」

天空高爽，木葉在飄風中鳥也似地飛去。枯葉的氣味夾在檸檬香息裏，一處衝到鼻

舅父又深深歎息了說：

「安利柯，秋天好啊。但在有了年紀的人，秋會使他沈思。我想到種種的事，美的，可悲的，都集在一處，迸到我心上來。——呀，不錯，安利柯，你父親今日有信來了哩。你去把信讀了，午後就寫一篇比平日長些的日記如何？我今日不想散步，讓我在庭間靜思半日吧。」

安利柯雖覺到有些可怪，但當從舅父手中接到書信時，卻是歡喜的。待舅父就食桌去以前，拆開來看，信中是這樣說。

「安利柯：

「聽說你自從住在舅父家裏受舅父照拂以來，身體的健康已完全恢復，現在很強健了。舅父來信曾這樣說，市上的醫生也說你和數月前已判若兩人，可以依舊用功了。」

「父親母親很歡喜着。你真做了一件難得的事了。人無論幹甚麼，第一要身體健康。你能爭得這健康，就是一種大大的修業。」

「舅父很愛着你。舅父沒有舅母，也沒有小孩，很歡喜你住在桑·德連塞。住在那裏，

在你原是叨擾，而在舅父則得了你，足以忘去長年來的寂寞，真是幼孩似地歡喜着呢。舅父又能把最好的事教給你。

「但是，你既已恢復了健康，就非和這好舅父作別，回到父母這裏來不可。父母爲了等候這日子，與你分別很是長久了。」

「母親聽到你兩三日內就可回來，真是高興。我從未見到母親有這樣的高興過。你要和舅父分別，原捨不得，但爲了要使母親快活，非回來不可。」

「關於叫你回來的事，已曾通知舅父，得其允許。你可向舅父表出衷心的感謝，就此回來。還要好好告訴舅父，使這善良而聰明的舅父安心。你年已不小，應該學習學習用言語表出自己心情的能力了。」

「要好好地與舅父道別，決不要使舅父失望啊。因爲舅父來信囑不要派人來接，你就獨自回來吧。我們等你回來後，預備再到舅父那裏道謝去。」

安利柯讀了這信，胸中悸動了。旣喜且悲，喜的是快可與父母在一處，悲的是就要與

二 當日的日記

午餐後，安利柯徘徊庭間，與五六個月來看慣的花木作別。午後三時光景，乃寫這日的日記。午後三時就寫日記，這原是第一次，依了舅父的吩咐，執起筆來，就想起種種的事，差不多寫也寫不盡。安利柯就寫出這樣的日記來。

「十一月十日

一想到桑·德連寨的日記就止有這一日，不禁依戀難堪。

真是突然，我總以爲至少到聖誕節可以與舅父在一處的，不料今日父親信來叫我回去。

今晨睡醒的時候，不就是到了午前，也還不曾想到要回去的事。所想到的只是在聖誕節前所要做的事而已。從現在到聖誕節的四十日光景的期內，我在桑·德連寨還有

許多的事想做，還有許多事想請教舅父。我在小學校時，很喜歡讀童話或歷史故事等類的書，近來則轉了興趣，喜歡察植物與世間的事。很想在這四十日中最詳細查察舅父庭間的植物與桑·德連寨的人物作一篇長文去寄給託里諾的先生看。如今中途停止，真是可惜。但我現在已知道準備是要經過許多的時日的，啊，真是一日都不能放鬆。每日每日逐漸注意了查察，我知道會有一日可以達到大大的研究的目的，從今日起，我就對於任何事物都去深加注意觀察、仔細思考吧。

如果我把桑·德連寨的社會與舅父庭間的植物的二長文寫了出來，將是怎樣有趣味的東西啊。可是現在不及完成就要與舅父作別了。幸而我因了舅父的教導，已能夠對於事物作種種的觀察與思考，這是何等可感謝的事啊。

我見舅父今日樣子有些與平時不同，只是寂然地坐在檸檬樹下沈思，就曉得必有甚麼不快的發生了，很為不安。果然，父親來了叫我回去的一封信。

舅父既沒有舅母，又沒有孩子。寂寞的舅父，只把庭間的樹木愛撫着。舅父的愛我，真

是難以言語形容的了。舅父爲了我不惜竭其全心全力。有一次，我因替美尼清抱不平受了傷，舅父那樣地替我喜憤交集，至於眼中迸出淚來。我真幸福，有這樣的好舅父。有着這樣好的舅父的少年，除我以外，全世界恐再找不出第二個了吧。舅父比從前教我的任何先生都偉大，我從舅父聽到了聞所未聞的教訓。又我聽了舅父的教示，得知道人的可尊貴，此後非自己成了有尊貴精神的人使舅父歡喜不可。

今日正午，舅父從衣袋中把父親的信遞給我時，舅父的手曾顫着。舅父在海上生活過多年，他的手是經過海風鍛鍊過了的。我見到那頑健的手發顫的當兒，覺得舅父的柔愛的心將完全在手上顫動出來了。如果早知道那封信是父親來叫我回去的，我會把舅父的手繩住了接吻吧。

我那時又看到舅父的眼睛。向來輪番流露威光與柔光的舅父的眼睛，那時曾曇暗着。如果我早知道了這理由，就會去抱住了舅父的項頸在那眼上接吻吧。

真就要與舅父離別了嗎？一念及此，不覺流淚。但與愛我者分別的悲哀，可以喚起美

的心情來的。我流了淚，斷腸地覺到一種美的勇敢。同時在心中叫說：『舅父！我不得不別去了。但我將來必誓爲正直的人，使舅父歡喜。舅父啊！請再活二十年！那時我三十五歲，在這期內，舅父會知道今日的悲哀是一種尊貴的悲哀吧。』

真的，我賴舅父的指導，知道人的尊貴的精神了。從今日起，我成個勇敢的人吧，成個正直的人吧，把心來弄聰明吧，每日把三件善事來實行吧。

今日午餐未曾多喫東西。我因爲怕要流淚，就比舅父早從食桌離開到庭間去了。在庭間迴繞了一周，把紀念很深的花木一一注視，和牠們道『再會。』花木也似能領解人意，牠們雖不說話，似乎也很惜別。牠們並不哭泣，卻似乎在對我說：『我們永遠在這裏，請你再來。』

繞畢了庭園，我再開了柵門走到農夫所住的那裏去，原不會對他們說我就要回去的話，我只把農夫夫婦及小孩的相貌熟視了好久，恐防後來記不清楚。

我又從庭間取了番紅花，回到屋中，供到那在火爐棚上的舅母遺骨的罐旁，在那時，

我不禁深深地向那罐兒下拜了。

現在到晚餐，還有一二小時，要想寫的事尙很多，姑且當作臨別紀念，到小丘上去看一會海上落日的景色吧。還有那些松樹哩，也去和牠們一別吧……

三 臨別的散步

到了離別的前一日，安利柯與舅父散步到賽爾拉村去。賽爾拉是個高原的村落，可以俯瞰萊列契的街市，又可以望見廣大的意大利全境的大部分。

眼下從櫟樹或橄欖林間，可以看見萊列契的古城，遠眺則桑·德連寨如畫。桑泰·馬里亞，化可那拉或配特沙拉等的港灣咧，大大的斯配契灣咧，中央聳着宮殿的斯配契街市咧，鳥巢似的造船所咧，林木葱鬱的巴爾可里亞咧，都被收入在望中，真是好風景。

澄碧的海灣在日光中蕩漾着，似在與纍纍結着葡萄的原野及壯麗的市街的色彩爭美。遠方沈靜的綠海中，浮動着巨大的海龜似的軍艦與輪船，各種式樣的帆船則在其

安利柯都對了這風景神往了，既而差不多和舅父同聲地歎息着說：

「好風景啊！」

舅父非常感動，向安利柯這樣說：

「看哪，圍繞着我們的自然與藝術多豐富！山與海的範圍內所收着的無數的東西，不是原被無限的水平線包圍着嗎？我們也應有大自然似的大氣量纔對。」

「看哪，那裏有橄欖林，有葡萄園，有結着穀物的田原……那些都是我們生活上所不能缺的東西。意大利人要想獨立，就非這樣地自己製造麵包不可。」

「再看哪，向那裏。那裏不是有堡壘嗎？堡壘上備有大砲。還有，哪鐵甲艦在衝了波浪行着吧。鐵甲艦上的大砲如果一放，可以使整個市街化成灰燼。那堡壘與鐵甲艦是守護祖國、防備敵人的襲來的。國家爲了獨立與正義，非與外國戰爭不可。你也該仿學國家，武裝了去和不義或暴力抵抗。」

「看哪，一直那面，不是朦朧地見到蛋白色的霧氣嗎？那就是所謂『水天髣髴青一
髮』的境界，是天與地連着的無限的彼岸了。啊，我們只靠麵包與武器還不夠，我們非向
那無限的彼岸遠望不可。使人崇高的就是這對於無限的憧憬。無限的憧憬，即是追求理
想的心，即是求真、求善、求美、求神的心。如果人的事業只是麵包與武器，那末人與動物相
差也就有限了。」

『你該追求偉大的理想。你該追求神而生存於高尚的信仰、希望與愛之中。生存於
信仰、希望與愛的人，即是生存於正義、勞動與理想的人。怎樣的人最偉大呢？最偉大的是
生存於信仰、希望與愛的人，即生存於正義、勞動與理想的人。』

『哪，安利柯。你有着敏感的高貴的心與正確思考的頭腦，所以，你該會求正義、愛勞
動，望見高高在頭上理想吧。』

安利柯默然聽着舅父的話。舅父說話從未像今日的熱烈過。一種莫可名狀的力在
安利柯心中俄然湧起了。

兩人默然下了賽爾拉的高原，恰好大砲的聲音「蓬」地由斯配契那邊傳來。

「那是甚麼聲音？」安利柯試問舅父。

「那嗎……」舅父管自走着，既而提起了精神這樣地教說：

「那是羅馬的午砲。是正確的正午的號聲。全意大利凡是有城寨的都會，到處都依了這午砲『蓬』地砲聲來。羅馬是永遠的都城，是國家的心臟。這心臟的鼓動，把正確的時間傳給國家全體的肢體。羅馬的時間就是意大利全國的時間。我們的祖國只有一個心臟，但奉仕這心臟的肢體卻無限地擴張着。」

「安利柯，你該愛你的國家，你該愛意大利。意大利是世界最美的國土，我旅行過全世界，所以很知道。意大利在文藝復興時，曾把燦爛的文化惠及全歐羅巴過。以後的意大利失去了可以教化全世界的東西了。但羅馬的午砲在全國城市齊聲轟鳴，好像在叫我——們重新再來教化世界。『好，我們大家起來，爲全人類再創造意大利的文化。』我們就這

樣地回答這永遠的都城吧。我們每日向這永遠的都城這樣叫說吧。
舅父說着，脫了帽子向都城方面行禮，安利柯也隨了脫帽行禮。

第十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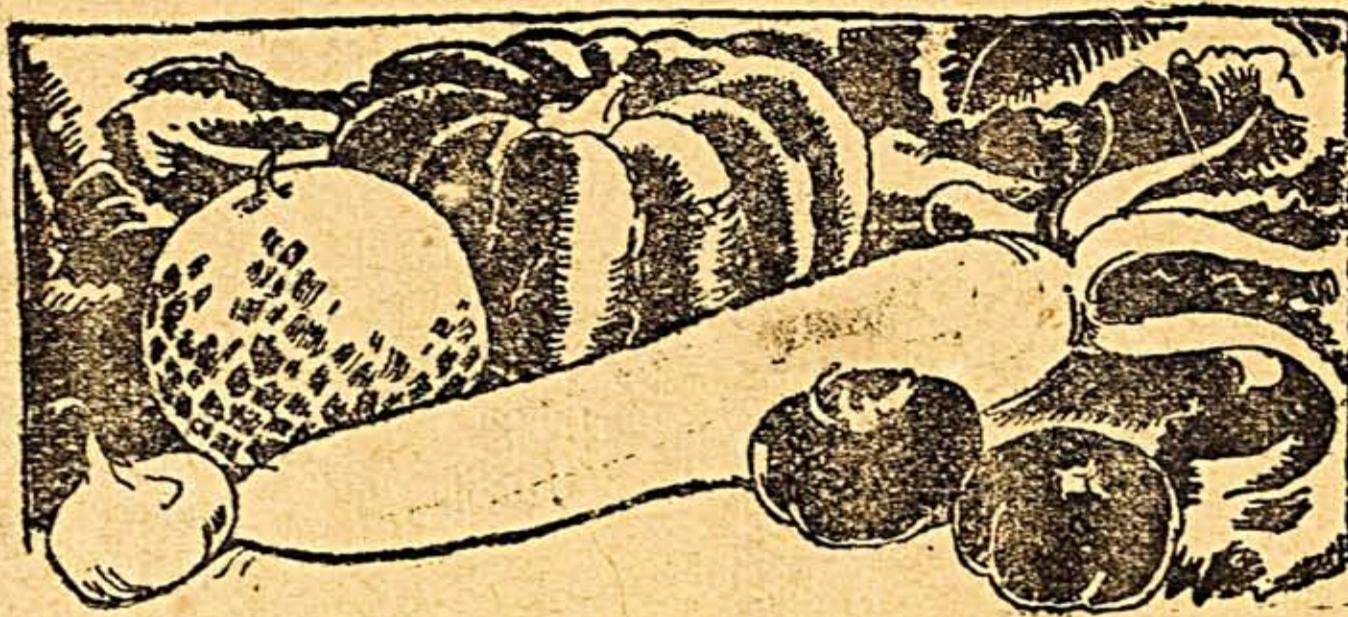
安利柯與舅父離別時，就從舅父接受了豫約的原稿。以爲不知寫着些甚麼，在歸途中急急閱讀。果然，裏面寫着很好的話。安利柯不知道將怎樣有益於己。這原稿本是舅父寫了留給自己未死的孩子讀的，現在卻給了安利柯以真正的大教訓。

舅父的原稿裏是這樣地寫着。

* * *

一序言

這是「你須知自己」的歌。亞當因爲不知道自己，觸



動神怒，被放逐出了樂園，與其妻夏娃躡躅於棕櫚樹下時，和了琴淒然歌出的，就是此歌。

二 關於職業

要正直！

須用了頭腦想！

努力地勞動！

能正直，能好好地想，能努力地勞動，無論做甚麼職業，都不是可恥的。



○
無事不須勞力，
也無事沒有利益。

但職業有好的也有壞的。所謂好的職業，就是適合於自己的職業；所謂壞的職業，就

是不適合於自己的職業。

○
職業上有等級。

能使自己喜悅而於人有益的職業，等級最高。

○

拙劣的工作，不會結實。

○

無論任何職業中都潛藏着寶貝，執鋤去掘，就能掘着。

○

無能與完全的勞動之間，其差無限。

○

能作出好鞋的鞋匠，比之於無能的律師，無智的大學教授，或拙劣的醫生，地位要高。

官署的好書記比之低能的上議院議員，價值不止百倍。

○ 才能如不鍊出，事業就無味，而且不能結出果來。

○ 任何職業都有詩與理想。

○ 低能者或壞人，無論幹甚麼，會沾污其職業。



○ 職業猶之林木，愈向上升長，其職業愈崇高。



○ 好的見解，要熱中於工作時纔會發生。



觀看他人所作的好的作品，是有益的，但須自己用功夫磨鍊自己的手腕。

○
有益於最大多數的職業，價值最高。

○
勿就不喜歡的職業。

就了某種職業，如果覺得不喜歡，難以忍耐，那末不如停止了改就別業的好。

○
錯誤的事，如果一味任牠錯誤過去，錯誤就愈弄愈大，結果會弄到手足無所措。
錯誤可以變成悔恨。

○
最不幸的是對於自己的職業抱着不平的人。
最幸福的是對於自己的職業有興味的人。

三 農 夫

身體精神都染了病的人，快去做五六年的農夫啊。人的墮落，與物的腐敗一樣。

物雖腐敗，只要置諸土中，就能分解了成清潔的植物的養料。人亦然，雖已墮落，只要與土親近，就成清潔健全的人。



與土親近，握着鋤犁的農民，在人們中最爲健康。縱有醫學博士若干萬人，也無術使國民成健康者。農民實比醫學博士牢握着健康的祕訣。



羅馬人原在羅馬種田的。那時羅馬人雖極少數，因有着他國人不能及的健康，能伸其勢力於地中海沿岸，竟支配了亞細亞與歐羅巴。

後來，羅馬人失掉了固有的健康，其大帝國也就陷入於滅亡之淵了。



健康的自耕農民，營着幸福的生活……這樣的國最強。



這樣的人最美：

赤足踏土，皮膚被日光曬得赭黑，掘土下種，吸着從綠葉叢中吹來的風的農民。
這樣的人最齷齪：

一日到晚，蒼白了臉，坐在櫃臺旁，渴望有錢收入的神經衰弱的傢伙！



鄉下的土上，產生引導未來的哲人與詩人。
都會的塵埃中，產生使國家破滅的賣國奴。



美德與健康的農夫共生。

惡德隨不健康的都會人運行。



大都會是人類的墳墓。

土是產生一切有用之物的母親。



強烈的土的氣息、麥葉的氣息、森林的氣息，是人的最好的藥物。



綠野與青空，最有益於眼目的衛生。生活於綠野與青空之間者，其眼目自然好。眼目好的人，有着看見永遠的心。

我的孩子啊！



你該祝福大地，和祝福你自己的誕辰一樣。



如果農民餓不得食至於詛咒人生了，國家就要滅亡。
農民的饑餓與病弱，其罪在國家。這罪與盜賊及殺人無異。



有兩隻手就可餬口，只有農民能如此。世間還有比農民更強的嗎？



農民是人類社會最初的勞動者，農民有着一切人類祖先的心。



一切東西出於土，復歸於土。

藝術、道德、哲學，以及宮殿、紙幣、食物、衣服，都從土來，也非終歸於土不可。

朝陽最初的光，現在農民的頭上；落日最後的微笑，映在農民的面上。

露的真珠，在農民的足下笑顫。大空是爲農民而設的大浴缸。森林的風濤，小鳥的叫聲及小蟲的微吟，是天爲農民特設的音樂。



農民雖不讀詩集，卻營着最好的詩人生活。

休憩在隴畔樹下，無思無慮地不覺日影之移動：這心境就是大詩人的心境。在這時候，「自然」在農民的心裏呼吸着。



農民與最大的創造者親近，朝夕與之共語。

天地的創造者親把祕密告訴農民，對他們說：種子該在何時下，肥料該怎樣下，今年收成必好，收穫該在何時。

農民又與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爲友。就是與太陽光爲友，與大空中波動的風爲友，與傾盆的大雨爲友，與廉纖的春雨爲友，與孕育一切的大地爲友。像這樣光榮的人，此外還找得出嗎？

但農民卻自忘了這光榮，遇見甚麼伯爵、侯爵等類，竟至不敢說話。這是何等的矛盾啊。

○

生活無憂的自耕農，最能享受自由與獨立的幸福。

他們不必因爲怕到辦事處過了時刻，時時看表。

他們想休息一二日，也不必向上司提出請假書。

他們的主人是太陽與大地，太陽與大地，從未叱責他們。他們疲勞了或是不高興了，就可不待主人的許可，橫倒在草上，或回家去休息。想吸煙了，不論在陌頭或在樹下，都可以自由地吸，因爲那裏是沒有懸着「不准吸煙」的禁牌的。

農民終日勞動。但在勞動之間，天然有間隔的休息。這休息期間的快樂，農民以外的任何人們不能用錢買得的。



勞動之所以神聖，實因其有着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的緣故。但在資本家的工場中服務的勞動者，無自由也無獨立，故工場勞動者在勞動上無神聖的自覺。

有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的勞動者，只是農民。



只要一百日，不只要十日已夠。如果十日不從鄉下送食物給都會，地球上若干億的人們，會在一日間死滅。人口調節的最後的手段，就只這事。



都會把農民從土中獲得的東西消費。都會中人們的消費食物，恰和把辛苦所得的農作品投入火爐一樣。

都會的人們不勞而食，只是計劃出虛榮偏見或流行等種種惡事來欺騙農民。



人類最後的大戰爭，就是農村與都會的戰爭。



人類的希望由農民產生。人類最初的希望，是因了播種子的農民，發見金色的禾穗的農民，發見葡萄的花的農民纔生出來的。

這希望生長起來，於是纔現出了人類一切的希望。

無希望，就無理想，無宗教，也無神了。



梨子四月開白的花，次第生長，遂成碩大的果實。農民把這摘下了，在掌上佔量着重

量而喜悅。

這喜悅是不爲農民的人所不能想像的。



農民對了那龐然堆着新麥，莞爾地觀看，何等快樂啊。這樣豐富而美的歡喜，非農民不知道。

收穫的麥，每粒每粒都閃着汗的光。



農民的同輩中，有園藝家，有牧畜者。

他們耕土、剪枝、接木，或帶了牛羊之羣到空野去。他們的勞動，是國富的源泉。他們是國家的中隊長與大隊長。



果實猶之乎人。

果實纍纍地青青地懸在樹上，好像內中潛伏着英雄的小學校學生的頭。園藝家就像小學校的先生，眺着各個果實，施以培養，培養成功了，把牠們送出世間去。接木咧，剪枝咧，施肥咧，一旦所費的苦心都生了效力，園藝家對了碩大的可愛的果實，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歡喜。

○

園藝家用了自己的技倆與勤勞，收得了果實，把其中最良好的送給朋友與市場時，自己感到榮譽的矜誇。

他們把挑選剩下來的自己享用，……這是何等的謙讓啊。

園藝家實有着這樣的高尚的矜誇與謙讓的美德。

○

園藝家由果樹園走入菜園去，那裏有生氣蓬勃的菜菔，行列整齊的生菜，深紅如寶玉的番茄，從土中探首張望的蘆筍，肚皮大大的南瓜到處都呈出各自的形狀與色彩，膨

— 脹着生命力。

這個，那個，都滿了水分，生意旺盛地吐放出特有的香味。在這樣的園中走着的園藝家，比坐在王侯的食桌更幸福。

○

園藝家把自己種着的蔬菜，各當作人看着：

帶苦味的苦瓜，猶之以警語來警戒世間的義人。

苣蒿如優柔從順的人。

石刁柏像早熟的少年，立時抽出鮮嫩的芽來，採取稍遲，就老硬不可口了。

番茄形狀不甚好，香味也低劣，可是卻富於滋養分，其情形宛如農民。那赭赤的顏色，就不是農民的康健表象嗎？

牽牛花開出鮮麗的花來，可是花瓣見日即萎，且其種實毫無實用，恰似虛榮浪費把財產蕩盡的女子。你把牽牛花的實剝出試嚼吧，氣味真討厭哩。虛榮的女子也如此，表面

雖然漂亮，內部很是可鄙的。

南瓜如高慢的西班牙人。看去很龐大，其中只是水分與空洞。南瓜無論怎樣地重，擺下水去總是浮的。並且，牠又像個不能獨立自尊的人。試看，牠不能獨立，只是係纏着附近的樹木或棚架，伸張那與他有妨害的葉哩。牠似乎很自慢地橫行繁衍，但你只要用小刀在莖上輕輕一劃，葉就立時萎死，龐然而大的南瓜，也毫無忍耐力，把其空虛的軀體墮落到地上來了。

甜瓜雖略似南瓜，但不妨害別人，也不作空架子，很謹愿地伏在地上，把富有香味的大實隱在溝畔間。用人來比喻，恰如一個寡言謹慎的人。

胡椒表面樣子很可愛，但恰似個易怒而善作諷刺的人。

馬鈴薯一見如愚癡的啞子，但恰如一個在暗地裏埋頭營着平凡工作的勞動者。萊菔原無甚麼偉大處，其莖根中藏着甘味與辣味，恰如世上非存在不可的平凡男

蕪菁與波棱菜，非加糖與醬油，沒有甚麼味。恰似不知榮辱，不使人悲喜的平淡的人。像這樣地把植物一一與人比擬，其中還有像那掛起了博士官爵的頭銜傲然俯臨民衆的向日葵。向日葵這傢伙，其身分原是草類，卻似乎儼然地裝出了樹的架子，戴了黃金的綬章，很高矜地立着。其情形宛如以猿猴冒充帝王。牠那神氣雖這樣高慢，其果實卻沒有用處，只配做鸚鵡的餌。

○

園藝家不但能對於自己的果樹園或菜園來享樂，如果意大利有多數人去從事園藝，意大利就會立刻成為富國了。

如果讀了我這文章，就是一個人也好，有人想去從事園藝，我的文章就不枉費了。又假使這位園藝家自己賺得了錢，在死去以前把其經驗很有趣地寫爲一書，人們讀了這書，就立志去作園藝家，更於自己的一生中獲到贏利，我就愈感到滿足了。又如果永遠陸續有這樣的新的園藝家出而努力，我將怎樣地歡喜啊。

我們意大利陽光充足，土地肥沃的地方能出果實。但意大利種不出像法國的莓與甜瓜那樣好的東西來。梨也不及英國。馬鈴薯呢，又不及德國。我們在這上，對於法國，英國，德國，實有愧色。非一雪此恥不可。

○

農民的同輩中，又還有園丁。

較之於忘恩者，虛榮者或養成貪鄙的壞人的學校教師，培植出好花的園丁，不知要幸福多少。

園丁的工作在乎創造出美來。園丁日夜在想法使花開得美麗。園丁所最厭忌的是污物。園丁費了心力使人生美化。

像我這種在海上過着生涯的人，可懷戀的第一是美麗的花。見到有好花放着馥郁的香氣，我幾乎會對了地上的愛陶醉。造出這樣好花的園丁，真是惠人不淺哩。

意大利可產全世界的美麗的花。

亞爾帕斯山有北極產的美花，東南部能產亞非利加的草花。又如冰河的龍膽，奧斯大利亞的「亞卡西亞」，喜望峯的「西斯」，都可在意大利種植。

如果我能施行一種魔術，使二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成爲農夫園藝家或園丁，那末意大利不知將怎樣美，怎樣健康，怎樣幸福啊！

○

能兼操數人的工作的完全農民，大概都養着牛馬或猪。

家畜專門的牧畜者，與農民幸福略有不同。以牧畜爲業的人，在蒼空之下，碧草原上，放飼着大羣的牛羊，這對於健康上也是無上的職業。

牧畜者所需的知識技量不多，頭腦不妨簡單。到了積有經驗，就能創造出優良馬牛或羊來，獲巨萬之富。大牧畜家可以開拓國家的大富源。

意大利尙有許多適於牧畜的草原，何竟沒有在這許多草原上去求無限之富的人。

現在最優良的牛馬或羊，不是在亞爾帕斯產生着嗎？



古來牧者曾做過王者。現在印度地方，還把牧者一語作着最名譽的稱呼。



如果想知道牧畜業者的盛況，只要到南美洲去一看就明白。

在阿爾普丁共和國，有在廣闊的牧場上，飼着數萬匹牛馬或羊的大牧畜家。那真可謂壯觀了。說到大牧畜家的富，更是可驚。



可是，我的孩子啊！

如此快樂的農民，園藝家或園丁與牧畜者，也不能全沒有煩惱與困難。任何職業，都有危險困難附帶着的。

他們之間，有暴風與饑饉的煩惱。農民的大損害，是保險公司或拓殖銀行所不能賠

償的。

又，如果害蟲一起，更不得了。農民與園藝家非畢生與害蟲奮鬥不可。此外還有一件，經濟上的打擊，往往能使農民與園藝家等受苦。如果市價暴落或是敵不過外國輸入品，那末一年辛苦的收穫，也不得不流了淚賤售給人家了。

咿呀，此外還有一件更大的災難哩。這就是發生於農民間的都會病。如果農民覺得勞苦了得不到相當的利益，倦於耕種，夢想着繁華的都會生活，那就不堪設想。這時，頹廢與疲敝會把農民的靈魂吞沒了去。

能和此等的危險困難奮鬥而得勝利者，是國家之寶。農民如果畏懼此等危險與困難而罷了都會病，那末國家就非滅亡不可了。

我的孩子啊，

四 船 夫

我把好的事教給你吧。

上船去，

揚起了風帆，

行到無國境的大洋。

去！

這纔是勇敢的男兒的事業。

去，把印度的金剛石，斯坎奇那維亞的毛皮與美洲的糖帶了回來。

上帝把大海給與勇敢的男子，說「可以此爲家。」

去，聽各國國民的言語！

去，從五大洲攜了紀念物來，把村中裝飾成一宮殿！

要成船夫，先須有勇敢的心志與強健的手足。

要有與怒濤抗衡的勇氣。

要有強大的腕臂。

要能耐饑渴。

要有抵抗潮風的皮膚。

要能永久的沈默。

要能與危險奮鬥。

要甘於咬嚼鹹硬的醃魚，比食雉雞的肉還有味。

要慣耐寂寞，在單調的生活裏也能發見歡喜。

去作目窮無限的水平線的生活吧。

如果不願爲被人使役的水夫，那末去做船長就是。

做了船長，儘可領略發號施令的男性的喜悅。

只要部下愛戴，船長真是最崇高最榮譽的職位。堅毅勇敢，頭腦正確的船長是船的

王國中的理想的王。

愈是飽嘗無限的孤獨與寂寥的船員，愈有深刻的愛。

無限的蒼空，無限的海波，能令人痛切地感到人生的微弱的悲哀。這悲哀纔能引起沈默的瞑想，養成深切的憫憐心與幽邈的思想。

片塵不染的清潔的大氣，唯有乘船的「海洋之子」纔能吸收。

從長期的航海回來的人，纔會用了從衷心的湧出的情愛去撫抱小孩。

海上生活能令人性格增強，品性加美，能令人養成勇氣與寬大之德。

海上生活者纔是眞的現實主義者。因爲他們所營的是不能豫知何時有危險的生活，故能把安寧的今日最愉快地度過。

人在一生間如果能輪番地作農夫與水夫的生活，那纔能享受水陸二種的理想的生活。

悅樂。

我的孩子啊，你想：

在數年前，意大利的輪船數在歐洲是曾占第二位的。現在已突然不振，把許多海上

——權失去了。啊，意大利須從這不幸與恥辱中躍起，成一個聯結東洋與西洋的大貿易國不可！



但海上生活者也有不能免的危險與煩惱。

不知何時要遭難的危險！身體的過勞！長久不能見親愛的家屬朋友與故國的苦痛！但我們若無戰勝這危險與煩惱的勇氣，意大利是不能得救的。

五 商人

不論是誰，多少都不免有些商人的意味。譬如農民把所收穫的出賣，學者把知識換錢，藝術家把其所造出的美掉麵包。



可是，世間還不可不有以商業爲專門的商人。世間有許多人生產了各種物品待售，